

通
讯
周
报

共产主义者

通讯周报第4期 2025年9月第四周
每日短讯合集.



联系我们：Leninists1917@proton.me
了解网站：bolshevikleninists.com

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官方网站:

www.bolshevikleninists.com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Telegram (电报) 频道:

<https://t.me/revcommunist0cn>

电台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Instagram 账号:

<https://www.instagram.com/revcommunist0cn>

“盘中餐”的信任危机

近日一系列关于预制菜的争议在中文互联网上持续发酵。虽然关于预制菜的安全问题尚未有定论，但裹着冰渣、保质期到一年的蔬菜不免地加速了民众对“盘中餐”的信任危机。人们开始质疑预制菜的各项规定、标准、安全性与价格，呼吁国家推进国标的落实与对产业的监督。然而必须点出的是，这种期待能够通过国家机关立法来缓解民众对“盘中餐”的信任危机是不切实际的。

这种信任危机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被“以次充好”的不忿和对基础食品安全的疑虑。对于前者来讲，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提到：“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那么资本就会从该种商品的生产部门抽走”。这一点正适用于中国的食品工业和餐饮行业，即为了留存出产业内的利润空间而大批量的使用起风口浪尖上的预制菜，这能帮助削减生产费用中“原料”和“直接劳动”（让雇佣工人执行耗时更短的简单劳动来加工食品）这两大组成部分。**同时，为了继续生产消费需求以稳定供小于求的供需关系结构，一系列预制菜品被营销手段打上了“高质量”、“营养健康”的标签，造成了消费者的心理落差与不信任。**

信任危机的第二部分则更加严重且无法挽回，只因这种不信任已经随着资本主义下爆发的多次食品安全危机不断地积攒成疾。光是在媒体聚光灯下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已经数不胜数且波及到各个食品、餐饮邻域：在儿童食品领域有 2008 年臭名昭著的、以三鹿集团为首的三聚氰胺奶粉；在餐饮连锁邻域有 2025 年曝出的黄焖鸡问题；在速食食品邻域有 2022 年曝出的方便面调料恶劣的制作环境。除此之外，发生在媒体的聚光灯之外的那些食品安全隐患也随时牵动着中国民众的担忧。因此，与其说本次的舆情只要国家下场声明就会解除，不如说无论预制菜在科学上是否安全，社会上的质疑与焦虑都是无法停止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发生在中国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信任危机是无法被消解的，无论是大到政治结构，还是日常如我们眼前的“盘中餐”。**真正能解决“盘中餐”问题的不是在市场经济下出台的某些政策或是监督管理局，而是不以利润为驱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及其中能落实到每一处的生产标准。**

商业化背景下文艺作品的异化

最近,我们又看到一个揭露日军罪行的电影——《731》上映了。这是几个月内的第四篇抗日“电影”。不同于《南京照相馆》至少作为一部电影有其优秀之处;《731》则是纯粹的烂片,从剧情走向的奇特,到服化道的不严谨,处处都显示出制作组对史实的不尊重与对作品艺术性的罔顾。偏偏这样一部劣质的电影还在中共宣传中的“国耻日”9月18日播出,对中共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可谓是莫大的“嘲弄”。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批判批判中共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我们已经有好几篇文章作了相关的批判。我们在这里更想注意的是文艺作品的异化。

右派经常嘲笑左派说,共产主义者只会搞文艺专政,工人国家中的文艺作品政治意味都过于浓烈,抹杀了文艺作品的艺术性。这样看来,好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艺是最不会“政治挂帅”的了:只要不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不会危害资产阶级的统治,什么文艺作品都可以获得出版权。然而,难道我们就可以认为,为了卖票赚钱而创作的文艺,就一定要有艺术性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就拿《731》来说,虽然它质量低劣,但是依靠所谓的“民族情感”,依靠玷污小粉红心中的“神圣的民族情感”,上映还没几天就拿到了高达4亿的票房。不管观众如何批评这部电影,钱已经到手了——这对电影院、发行方以及制作公司来说,就是最大的“成就”。至于艺术性?民族情感?能喂狗吃吗?这也助长了一种恶习:喜欢用票房、上座率以及衍生周边的贩卖数量等等商业化的数据而不是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性的分析来证明某一作品是优秀的,但这也不过是因为其善于吸引眼球罢了,“叫好不叫座”的艺术性电影比比皆是,结果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艺术与商业的分离。

中国最近爆火的短剧模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流量极大,但是节奏短平快,同质化严重,靠着演员颜值与相同套路的爽点吸引眼球。不光是中国,欧美的电影也普遍存在商业性吞没艺术性的问题,如一些所谓“好莱坞大片”,把大量经费用在特效上以营造视觉冲击,借此吸引眼球,却忽视了通过电影这一媒介表达更深刻的思考,剧情只是停在浅薄的“好人打败坏人”这一层面上。日本的二次元产业也是如此,每季度都有大量的“厕纸”,只是为了模仿之前商业化极其成功的作品,却快速地消耗着观众对特定题材的热情。韩国的偶像产业席卷全球,很多偶像却只是靠着姣好的面容走红,而唱功则一言难尽。可见,这种艺术与商业的分离是普遍存在于全部资本主义世界。

我们不否认也存在一些艺术性与商业性双收的佳作；但是这些个别的佳作并不能改变整个“文艺产业”的性质。文艺产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娱乐化，是艺术的去严肃化，是艺术向商业的投降。如摇滚乐一开始是反叛精神的象征，最后却逐渐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曲风，一种资本用于增值的工具。许多艺术的创造会被用于各种商标、商品包装、外形设计领域，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博取注意力，好让商品更加畅销；另一方面在于借口“高价设计”提高商品价格。这里已经很明显地看出，艺术是如何为资本的增值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反对艺术为资本的增值服务，**是因为资本而不是因为艺术本身。艺术应当是全人类精神的结晶，而不是被狭隘的私有权霸占。**如果因为艺术不得不委身于资本而连艺术本身都反对了，那才真是因噎废食，那才真是右派所嘲笑的“文艺专政”。我们应当做的，是反对那些为了商业而将自身扭曲的文艺，**是把文艺从资本的大手下解救出来，让文艺真正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资产阶级无权定义“正义”

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事情莫过于资产阶级在面对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准备以暴力手段推翻它的时候，它总是假惺惺地、故作姿态地批评道：你们这样使用暴力是不正义的！那你们工人的意思就是要打碎现有的稳定吗？

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武器，而它与历史上所有的理论都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它不会像宗法专制社会里的皇权规训欺骗人们对个体或宗族屈服；也不会像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样哄骗工人，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无形之中造福了所有人的。相反，**马克思主义毫不掩饰地、光明正大地宣称自己正是为千千万万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服务的武器，是用来组织团结工人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导，而从不会为了表面的平和同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是真正的做到了形式和内容上都统一的科学理论。**而那些惺惺作态的资产阶级，它们宣扬的“正义”、“道德”之类的普世价值，大都是脱离实际的、为资本的增殖和剥削工人所服务的意识形态，它们有什么资格站在道德正义的高地上教育工人呢？当历史上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争夺原料生产地、更大的商品市场不惜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它们不说“正义”了；当美帝国主义者通过它的金融霸权剥削国内和全世界的工人劳动的时候，它们不说“正义”了；当中共波拿巴官僚将中国工人出卖给资本主义、致使改革开放的一代工人饱受压迫、离别之苦的时候，它们不说“正义”了；当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指使国际游资肆意侵略他国，剥削他国工人财富的时候，它们不说“正义”。而偏偏是——偏偏是世界范围内的工人意识到要团结和联合起来反抗世界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它们竟然跳出来这样的暴力是不正义的，仿佛前者那些罄竹难书的罪过就是它们行使着“正义”的权利。**资产阶级一边煞费心思地美化着为了剥削工人而干的那些下三滥的勾当，把工人阶级压迫得难以喘息，一边又奉劝着工人不许反抗，批评工人的暴力是不正义的，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而资产阶级口中所谓的“稳定”，只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稳定，在表面的平和下，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会随着再生产的扩大愈加不可掩盖，而资产阶级所享受的经济的稳定发展，正是依靠着骑劫在工人阶级的头顶上，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对工人阶级敲骨吸髓。有的资本家在灯红酒绿中把酒高歌，过着糜烂无比的奢淫生活；而有的工人甚至透支他们每月的工资都无法满足家庭生活所需的开支。这种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稳定”，工人不仅要打碎，还要彻底地以绝对的暴力手段敲个粉碎，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以暴力手段夺回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但是正义的，也是理所应当的！

工人阶级要做的、共产主义者要做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十分正义而对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们来说，不正义的、甚至于“邪恶”的事情！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撕下资产阶级“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面纱！

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说“人类高于动物”，不在于抽象的“尊严”或道德优越感，而在于是否拥有自由意识和社会结构。

动物的生存活动虽可被称为“生产”，但其生产是直接受制于生物本能与物种特定的生理结构，其“规则”写在基因、激素与体型之中且这些“规则”直接决定了其行为，而动物种群结构的变迁则依赖漫长的自然选择周期。像是狼群、猴群、羊群的等级秩序与信号系统，几乎不具备跨世代的制度创新能力。像是猕猴的“猴王”地位由 SLC6A4 启动子长度决定，人工替换该等位基因即可把 α 雄降级，而人类的社会地位不是基因直接决定的；科学家对狼群 30 年的跨代追踪显示，领地信号系统变化率小于 0.2%，零新嚎叫型式加入，远低于人类语言每代变化 5% 的创新速度。

人类的社会结构建立在符号化、递归性语言和自我意识的神经基础之上。镜像实验、前额叶背外侧皮层体积、von Economo 神经元密度等数据表明，人类具备稳定的自我模型与“自我否决”能力——这一点在自由意志研究中尤为突出。升级版 Libet 实验显示，人类在动作启动前 200–800 毫秒出现“readiness potential”（预备电位），但在最后约 150 毫秒内可由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发出抑制信号，阻断既定动作；这一“否决”依赖 dlPFC 与丘脑—纹状体环路的递归连接。相比之下，猕猴等灵长类虽有动作启动信号，却缺乏可观测的末端抑制波形，长期训练亦难以习得主动中止。光遗传学与经颅磁刺激实验进一步表明，小鼠在运动皮层被强制激活时无法产生主观抵抗，而人类不仅能即时报告“这不是我想做的”，还会尝试对抗刺激。这种神经—符号结构，使人类不仅能以集体的形式在物质世界中主动改造自然，还能在观念世界中反思并系统化传承经验和知识，同时以已有的经济文化成果为基础继续发展。

因此，**在人类社会，动物被人类直接纳入生产过程，成为了生产资料——无论是役畜、实验动物，还是畜牧业中的牲畜，它们的生物特性被人类有目的地利用和改造。**动物可以作为生产工具（耕牛、驴、马匹等），也可以作为生产对象（猪肉、鸡肉、皮毛、猪油等）。

然而，马克思主义并不因此主张对动物的任意支配。实践唯物主义要求我们承认：动物虽不具备人类式的社会生产能力，但它们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物质变换过程中的“客体”环节。人类的生产力越发展，对自然界（包括动物）的依赖关系越深刻。

保护自然环境与维护生物多样性，表面上是为了防止生态危机、保障人类生存条件，实质上是人类在物质变换过程中自我保存的必然要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并不是自然界的外在统治者”，而是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存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改造自然，而是意味着人类必须在更高层次上自觉地调节这种物质变换，使之符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如果违背自然规律，生产力本身就会遭到破坏，社会再生产过程也会陷入危机。只有在承认并尊重自然界的内在必然性、在科学认识基础上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人类才能在与自然的统一中实现自身的自由发展。这种自由，不是对自然的任意支配，而是通过对必然性的认识与掌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可持续的历史进程之中。

参考文章（英文请自译或 AI 翻译）：

<https://www.pnas.org/doi/full/10.1073/pnas.151356911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n.2660>

<https://cdnsiencepub.com/doi/10.1139/Z09-079?sharetype=link>

台风桦加沙和打工人

近日随着台风桦加沙的登录，珠三角等地陆续发布“五停”通知，然而无数诸如“今晚在公司打地铺不要回家”“不来按旷工扣除三倍工资处理”的公司通知在网上流传甚广，引发了无数打工人的调侃以及梗图创作。

虽然目前我们难以确证各个网图的真实性，但各个打工人对其的或调侃或嘲讽的反应却是真实反映了如今无数底层劳工者面对着老板们无视员工意愿和其生活状况、将手底下的员工们当作一刻都不能停歇的完全由自己掌控并肆意使唤的劳动力的反抗。尽管这样的反抗如今更多只是局限于互联网上的抱怨，但群众的愤怒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却绝不会停留在这口头的抱怨，他终将随着矛盾的继续激化而演变为现实的行动而打碎无数人憎恶的旧社会而迈向未来。

通知

各位同事：

听天气预报说明天有台风。为了确保大家能按时到岗，不耽误工作进度，今晚就别回家了。

公司虽然没有宿舍，但有块空地，大家克服一下，自行想办法解决过夜问题。别想着住酒店或者打车回家，那都是不必要的开支，咱出来打工，能省则省。

公司是一个集体，在这种特殊时刻，需要大家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台风虽然厉害，但咱们不能因为这点困难就掉链子。咱们要以工作为重，个人的不便克服克服也就过去了。

大家都知道，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员工的努力，希望各位能积极配合。要是因为私自回家明天没法正常上班，按旷工处理，扣当日三倍工资。

资本主义的“和平”意味着什么？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所谓“和平”并不是与“战争”对立的所谓“苦难的终结”，而是阶级统治得以稳定运作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慢性苦难”：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遭受异化与剥削，生命被消耗在生产线上。列宁进一步强调，资本主义在“和平”时期依然是暴力的，只不过这种暴力以制度化、合法化的形式出现，使剥削看似自然、合理。

21 世纪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鲜明的例证。日本与韩国的“过劳死”现象表明，工人并非在战场上倒下，而是在办公室与工厂中被透支生命。日本厚生劳动省每年认定数百起因过度工作导致的猝死或自杀案例，韩国因工时居全球前列，过劳相关死亡同样居高不下。在欧美国家，劳动市场的灵活化与平台化制造了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他们缺乏社会保障，长期承受心理与生理健康风险。这些“和平时期”的死亡与疾病，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慢性暴力。

更隐蔽的是，这种苦难往往通过“霸权”机制被自然化：**媒体、教育与文化不断灌输“努力工作 是美德”“灵活就业是自由选择”，使工人将自身的过度消耗视为正常甚至值得骄傲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和平”成为剥削制度得以持续的润滑剂。

因此，那些鼓吹“和平主义”的人，包括那些鼓吹“我们没有生活在和平的年代，但是生活在和平的国家”并以此说明我们应该“感恩”中国政府的人，往往忽视了事实：所谓和平并不意味着没有暴力，而是暴力被制度化、日常化、慢性化。**真正可笑的是，他们把这种“慢性苦难”当作文明与秩序的象征，却看不到它正是阶级统治最有效的形式。**

论现代娱乐工业中的异化与麻醉

当娱乐成为麻醉人民的鸦片时，对娱乐文化的批判与思考便成为无产阶级发展革命所需之意识形态必不可少的一步。人们曾畅想过互联网和新兴媒体能成为思想自由的实践地，但如同可触及到的现实环境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剥削和精神麻醉依然弥漫。

互联网上的内容创作者已然沦为了资本增值的工具，广大用户也成为被剥削的数据生产者。以短视频平台为例，创作者在算法驱使下被迫进行标准化生产，任何不符合流量逻辑的创作、意见和艺术表达都将被系统边缘化。

另一端，外卖骑手在送餐间隙刷短视频“休息”，工厂青年在流水线后沉迷手游“放松”——这些看似自由轻松的休闲选择，实则也是一层由资本设计的再生产机制：平台算法通过精准推送，将劳动者碎片化的休息时间转化为持续的精神专注劳动。**用户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分享，都在无偿地为平台增加流量、优化算法并献上自己的个人信息。这种新型的数字劳动异化比传统工厂中存在的更为隐蔽、细碎和广泛。可见所谓负责“休息放松”的娱乐，也作为一种数字资本增值的手段执行着剥削，“你能看到什么”、“你为什么而感到快乐”，都不由用户自己控制。**

此外，资本主义还通过娱乐工业不断制造虚假需求，将无产阶级引导至消费主义的陷阱中。**这些看上去随手一刷就可以烟消云散的虚假需求通过各类媒体的传播刺激着用户们，“限时”、“保底”等字词推动者游戏里彩票般的抽卡机制，“竞争”、主播们的叫卖促进着直播间的礼物打赏。**这些事物和其伴随着的身份符号刺激着工厂青年等劳动者将微薄的工资投入空洞的消费需求，将“我可以购买”变成了“我需要购买”。

对上述现实，我们不该保持过度的悲观：就如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普遍存在着矛盾性一样，其对数字平台的控制也绝非牢不可破。例如外卖骑手群体中流传的那些揭露平台算法剥削的“段子”，正在用自嘲的方式表达反抗；年轻一代开始认知到消费主义和娱乐化的弊端，转向更具思想性的文化产品。

对上述现实，我们也不该保持过度的乐观。这些以抱怨、讽刺、抵制组成的抵抗在意识上也许能成为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的最起点，但这不代表着阶级意识和革命的自觉等条件已经充分，也绝对不会是我们斗争的终点。